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十

濟北文粹六　　宋　晁補之　撰

舊唐書雜論

出元稹為同州刺史

元稹為承旨學士中人以崔潭峻之政爭與稹交而知樞密魏弘簡尤與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河東節度使裴度三上疏言稹謀亂朝政罷内職李賞告度言稹結

客王昭等刺度隱而不發詔韓臯等訊鞫害裴事無驗而前事盡露出為同州刺史因表謝上自叙云宰相惡臣不出其門又云自離京國目斷魂銷每至五更朝謁之時實制淚不已

右元稹傳第一百一十六稹初登制策為諫官少年氣銳論事有理似欲自激昂於忠善者而貧愉弱喜近權利因崔潭峻及宮人誦歌詞獲知穆宗昵其浮華使冒台鉉雖刺度事無驗而其他踪跡不能揜也

宰相果惡人不出其門罪也然稹之寵用宰相苟賢乎欲不惡不可得已至言五更朝時不能制淚此妾婢媚主乞憐求復之詞嗚呼鄙夫可與事君也哉

元稹在越八年

元稹改越州刺史放意娛遊以黷貨聞於時凡在越八年

右稹傳稹罪貶無足言然在越凡八年知唐猶久任刺史也

元稹岀郎官

稹為尚書左丞出郎官頗乖公議者七人然以稹素無檢操人情不厭服

右稹傳無瑕者可以戮人信矣

王守澄以計中申錫

文宗常患中人權柄太盛自元和寶歷以至宮禁之禍及王守澄之領禁兵有鄭注者依恃守澄為姦利宋申錫時居内廷文宗察其忠厚可任以事從容言及令與

朝臣謀去之未幾拜平章事云云申錫除王璠為京兆尹以密旨喻之璠不能密而注與守澄知之令豆盧著告申錫與漳王謀反崔元亮等泣諫貶漳王巢縣公申錫開州司馬

右宋申錫傳第一百十七文宗始相申錫以謀守澄既與之相期矣而為守澄輩所覺反以計中申錫文宗怒幾致顯戮賴羣公卿士力爭而免然終不省其誣人情之暗豈至於是耶申錫賢有望可任而守澄

雖悍猶知畏戢不敢肆其兇暴而止者前不能用申錫以除守澄而後復委心狂譎之李訓欲盡翦士良輩數十百人甘露之事無謀輕發為國深禍又知涯餗實寃而聽士良肆其酷不為分别惜哉文宗可謂有其志而已不足與有為也

宋申錫不死為幸

史臣曰申錫小器大謀不死為幸

右申錫傳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申錫之敗坐任王

璠非其人不密取禍也申錫未遽爲小器而謀守澄未足爲大自古以身任國事不顧危亡事不成而身罹咎何可勝言死與不死不足以論幸不幸也

裴度諫憲宗釋裴寰

五坊小使嘗至下邽縣縣令裴寰嫉其兇暴公館之外一無曲奉小使怒搆寰出慢言憲宗怒促令攝寰下獄欲以大不敬論武元衡以理開悟帝怒不解裴度極言寰爲令長愛惜陛下百姓豈可加罪上怒色遽霽翌日

釋褱

右裴度傳第一百二十高宗庸主尚能悔中使採竹縱暴之非而不加長史擅囚王人之罪下制慰勉發於至誠以憲宗之賢不能不眠五坊鷹犬之臣欲以近讒殺守法吏非賢相忠言幾陷不道荀卿論敝之為禍可勝言哉

憲宗疑度

初度入蔡州或譖度没入元濟婦女珍寶上聞頗疑之

右度傳淮西之舉非度流涕極言則揺奪者久矣觀

憲宗之意度未行惟恐失蔡既行猶懼不得蔡既任

度巳得蔡捷書始騰而浸潤以至忘未賞之大功疑

無驗之小節嗚呼狹矣

裴度言异鎛

帝以程异皇甫鎛平蔡時供饋不乏二人並拜同平章

事度延英面論曰异鎛錢穀吏非代天理物之器也三

上疏請罷巳相位上都不省為鎛所構憲宗不悦

右度傳憲宗非征利之主任异鎛歛財正為平蔡而平蔡之功始終在度异鎛雖有供饋之勤憲宗寵之不當厚於度也事定之後度為社稷計言二人不可大任憲宗姑自揆其本心權宜任之則度之言不難入也而四方既寧耳目之奉已萌營欲侵侈甘近奸而昧遠圖卒相姦佞而踈忠良可勝歎哉

裴度晚節避禍

度素堅正事上不回故累為姦邪所排幾至顛沛及晚

節稍浮沉以避禍

右度傳度始爲中丞藩臣憚嫉已有刺客之變而勇不畏難竟殲寇孽晚以昌言詆魏弘簡劉承偕之姦加以元稹李逢吉之徒搆誣百端而張權輿非衣之謡仍出於昭愍時度之不及於禍幸也盗起禁中宮車晏駕繼以甘露事四宰相喋血都市度猶横身抗議全活者數十家唐史臣有微管仲吾其左衽之論度之終始爲國亦足矣或謂度晚節浮沉以避禍非

也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聖人稱之況度不但保身而已也至謂劾王播進羡餘為士君子所少豈度心哉蕭何買田宅以自汚亦或以為不如張良棄事辟穀是不然何人物雖愧良而兩人皆高祖所謂人傑賴以取天下者非其功高地危有遠禍意計皆不出於此韓信之事斷可識矣買田辟穀何足以議其汚與潔哉

齊映為帝執轡

齊映從幸梁州每過險常執轡馬駭帝令捨轡映堅執久之及止帝獎無已

右齊映傳第八十六皂隸有職雖艱難輿衛不具未至乏持轡者也而映屑為之自託愛君恬不羞辱意欲因危以求親徼幸於他日者後卒以信任至宰相既貶乃進八尺銀缾其行事終始如此

李石請内置赦書一本

開成元年改元大赦石等商量節文放京畿一年租稅及

正至端午進奉並停三年上曰吾欲行其實不欲崇長空文石對曰赦書須内置一本陛下時省覽之

右李石傳第一百二十文宗懲訓注事有誠心於治而石孤立自信奉上不欺亦欲以情實致理善哉文宗之言與石之對也王者詔令如天之行四時萬物所信而自昔赦文蠲逋洗罪意皆盛美而奸吏刻害公然違之詞理疑似之間持為異論主澤不宣下無控告而在上亦不能察石言内置一本時省覽之其

言深矣然石處危朝權在中人上不得專而石亦操

事堅急傍無援助幾淪賊手不終其志惜哉

敬宗焚李逢吉謗書

王守澄每從容謂敬宗曰陛下登九五李逢吉之助也

先朝定儲貳惟臣備知杜元頴李紳勸立深王而逢吉

固請立陛下帝雖冲幼亦疑其事會逢吉進擬言紳在

内時嘗不利於陛下乃貶紳端州司馬後禁中得穆宗

時裴度元頴與紳所獻疏請立敬宗帝感悟悉命焚逢

吉黨所上謗書紳黨得保全

右李紳傳第一百二十三甚矣敬宗之昏且庸也始疑逢吉之黨構紳不能自決竟貶之後得紳疏乃正為立巳者則逢吉姦回不可揜如此當正典刑矣而不辨乃悉焚書名為息謗實為逢吉等滅跡非洗紳也

李珏不欲文宗聽陳夷行言

文宗以杜悰領度支欲加户部尚書陳夷行曰一切恩

權合歸君上陛下自看可否李珏曰太宗用宰臣天下事皆先平章謂之平章事若事事皆決於君上則焉用彼相昔隋文帝一切自勞心力臣下欲論則疑云云

右李珏傳第一百二十三君人之道欲威福在辟當如夷行言欲疇咨僉允當如珏言夷行介直嫉同列阿黨擅權其言陛下自看可否者忿激而言至云一切歸君理未然也珏論雖似知君臣大體者然方時矛楯亦意不便夷行之論侵之而為是言不能自脫

於朋比之汚不足多也

楊嗣復欲循資用人

文宗曰天后用人有自布衣至宰相者還得力否嗣復曰天后重行刑辟輕用官爵皆自圖之計耳凡用人之道歷試方見能否當艱難之時或須拔擢無事之日不如且循資級古人拔卒為將非治平之時蓋不獲已而用之也

右楊嗣復傳第一百二十五嗣復與李珏朋比以排

鄭覃陳夷行覃夷行皆傷訐直而文宗用是意屬嗣復輩為罷覃等又嗣復父於陵以考牛李制策上第見排於李吉甫嗣復因善其父門下人事事與之同黨人蔓延惡甲逮乙不為朝廷計至於如此文宗雖患之而無剛明之才聽言屢惑兩可不察竟逐正人嗣復事主不可謂忠而人物亦無足言然其對文宗言天后輕用官爵皆自圖之計用人當歷試乃見能否拔卒為將非治平之事此其智識亦可謂宰相器

也

楊虞卿諫穆宗

穆宗盤遊無節楊虞卿上疏諫曰臣聞鳶烏逐害則仁鳥逝誹謗不誅則良言進云云

右楊虞卿傳一百二十六論王德之事蓋有是説惡者尚有以容則善人之類可知矣然後世俗薄邪正混殽真偽凌雜先君子有言惡紫恐其亂朱惡鄉原恐其亂德也蓋鳶烏逐而後仁烏至誹謗熄而後良

言出虞卿小人明李宗閔謂之黨魁安得長者之言哉

授張仲武留後

陳行泰殺范陽節度使史元忠張絳殺行泰張仲武為兆雄武軍使遣吳仲舒表請以本軍伐叛李德裕因奏行泰絳皆令大將上求節旄所以必不可與今仲武上表布誠先陳欵密因而授用即似有名乃授留後

右張仲武傳第一百三十德裕在朝威令行於四方

以澤潞之近且彊劉從諫與稹巢穴深固如此而毅然建謀不採羣議指日蕩覆力豈不足以圖新亂之范陽未立之仲武哉范陽去朝廷遠非澤潞腹心疾比也且北迫戎虜自安史以來狃習僭叛易擾難靖若加兵則山東皆動或緣以生事又姑息自河北故事未可遽改行泰絳為叛而仲武請代叛雖未有功情有間矣因而撫之尚有名也後亦卒因仲武捍回鶻威加北狄始謀為不繆矣不然將卒殺帥因人邀

節旄與夫阻兵自表伐叛而意實在節旄者亦相去幾何哉

田歸道執詞獲免

田歸道押千騎宿衛於玄武門敬暉等討張易之昌宗也遣使就索千騎歸道既先不預謀拒而不與及事定暉等將誅之歸道執詞免令歸私第

右田仁會附傳第一百三十守道不如守官歸道有黨奸拒正之心誅之可也既不預謀復無符詔卒然

索之有死而已暉等本緣國事無意黨已以其詞直

置而不罪可謂公也

韋機因朱欽遂

韋機遷司豐撿校園苑有道士朱欽遂為天后所使馳傳至都所為恣横機因之高宗特發中使慰諭機而欽遂配流邊州天后不悦至其孫岳因召見則天謂曰卿是韋機之孫勤幹固有家風也卿之家事朕悉知之因問家人名賞慰良久拜太原尹

右韋機傳第一百三十五則天雄猜忍鷙其在上元間借横始萌而機發暴其私事銜之固宜不釋後已革命專國見岳而記機姓名此在常情禍不可測而乃奬其勤幹有家風拜以要官若忘前事者何哉則天智度絶人豈非未得志則陰謀中物以立威既權在手則時有縱捨以収譽故以一女子盡服天下之英豪而臣之得其死力良有以也

高宗賞王方翼

永淳二年詔徵王方翼將議西域事於奉天宫謁見賜食與語方翼衣有戰時血漬之處高宗問其故具對熱海苦戰之狀高宗使袒視其瘡歎曰吾親賞賜甚厚

右王方翼傳第一百三十五方翼戰功載良史傳可也謁見迺服數年前血漬之衣竊功覬利奸鄙甚矣方翼高祖妹同安公主孫也高宗賞其功耶則不當言親緣親而賞豈無他時如是欲有功者勸難矣

楊元琰以先覺獲全

張柬之在荆州楊元琰泛江中流言及則天革命慷慨有匡復之意及知政事奏元琰為右羽林將軍定計誅張易之等賜鐵券恕十死俄而柬之敬暉等為武三思構元琰覺變請削髪出家中宗不許暉聞而笑曰向不知奏請髠却鬚髪豈不妙哉元琰竟以先覺獲全

右楊元琰傳第一百三十五柬之暉等忠亮有謀足以成大功而小不忍亦以貽後禍惜哉惜哉示不為已甚忍武三思不知三思乃不能忍已始意固已疎

矣而區區賜功臣鐵券恕十死豈不兒戲也哉元琰
初慷慨若可觀至恐懼求削髪事智謀俱窮宜為睥
所輕笑史臣方之先覺未足以當此

以中官馬尚言肉賜從官

中官馬尚言出納詔命宰相呂諲昵之有納賂尚言求
官者諲補為藍田尉尚言事洩笞死以其肉賜從官食
之

右呂諲傳第一百三十五坐贓獲罪有典刑矣以肉

賜從官桀紂之暴不過如此謳爲宰相交通尚言尚言誅磔謳不得罪又不可知者

改馮伉爲醴泉令

馮伉爲膳部員外郎充睦王以下侍讀李抱真卒伉爲吊贈使抱真男遺伉帛數百疋不受屬醴泉闕縣令宰相進人名帝意不可曰前使澤潞不受帛者此人必有清政遂改醴泉令

右馮伉傳第一百四十郎官王府官宜要於縣令也

而伉以清見知方改醴泉唐重縣令如此近時郎官得郡為失職内重甚矣

玄宗以堇酒試張果

玄宗遣徐嶠邀迎張果至東都謂力士曰吾聞飲堇汁無苦者真奇士也會天寒使以堇酒飲果果乃飲三巵醺然如醉因佯顧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取鏡視齒乃盡燋且黧以鐵如意擊齒墮藏於帶乃懷中出藥微紅傳墮齒之斷復寢良久齒皆出矣粲然潔白玄宗方信

之

右張果傳第一百四十一神仙之有無不可得而知術士變化亦何足深怪璽書馳使以迎之詭謀毒飲以試之身以欺待物物物之微若漚鳥者尚覺而去之何足以致異士哉

睿宗以金山公主嫁默啜

默啜殺我行人假鴻臚卿臧思之命張仁亶充朔方道大總管以禦之睿宗踐祚遣使請和制以宋王成器女

為金山公主許嫁之默啜乃遣其男楊我支特勒來朝授大將軍

右突厥傳第一百四十四默啜自則天時連歲入寇掠監馬萬疋擄趙定男女八九萬人又殺行人其暴患中國前古未有也借使中國畏其強其罪未問閑關謹備示不忘報可也卒然求和不使引咎遽許降女禦戎無謀莫甚於中睿間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十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十一

濟北文粹六　　宋　晁補之　撰

五代史雜論

李克用幾危者數

李克用追黃巢於宛朐不及而還過汴休軍封禪寺朱全忠饗克用於上源驛克用醉臥伏發郭景銖滅燭以水醒面而告以難隨電光縋尉氏門出還軍中天復元年

全忠大舉擊晉晉人大懼會天大雨霖梁軍多疾解去

二年梁軍遂圍太原克用大懼謀出奔雲州又欲奔匈奴而梁軍大疫解去

右新史唐紀第四卷全忠所忌惟克用幾危者數矣而卒免既而李氏果代朱氏豈非天耶

李克用為燕出兵

乾寧元年冬李克用攻幽州李匡儔棄城走追至景城見殺以劉仁恭為留後四年仁恭叛晉克用以兵五萬

孽仁恭戰於安塞克用大敗天復六年梁攻燕滄州燕王仁恭來乞師克用恨仁恭反覆欲不許其子存勗諫曰此吾復振之時也今天下之勢歸梁者十七八強如趙魏中山無不聽命是自河以北無為梁患者其所憚惟我與仁恭耳若燕晉合勢非梁之福也夫為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常困我而我急其難可因以德而懷之是謂一舉而兩得此不可失之機也克用以為然乃為燕出兵梁圍乃解去

右新史唐紀第四卷莊宗之得天下此其機也人情快目前之忿而暗身後之利其察不察間不容髮惜其雄勇有遠略如此至其得天下而爲之殆今日不爲明日計而蔽於所好權在近習國將顛而不知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夫性習之相遠不至於是將凡人之情困則恐而思深樂則不圖後理固然哉

李嗣源勸莊宗入汴

李嗣源勸莊宗入汴嗣源以千騎先攻封丘門王瓚開

門降莊宗後至見嗣源大喜手攬其衣以頭觸之曰天下與爾共之拜中書令

右新史唐紀第六卷自李克用力戰伐與梁為敵國莊宗能繼其業遂得天下斯亦難矣方莊宗之入汴梁固未滅也會其得意遽思與人共之唐社稷未立天下之定於我未可知而所以許嗣源者已極矣好勝尚氣喜於意外一旦之獲而不圖後日無以復加之弊其亡非不幸也

太祖養嗣源為子明宗養從珂為子

明宗本蕃人太祖養以為子賜名嗣源莊宗遣嗣源討趙在禮於魏軍變遂入汴　廢帝本姓王氏明宗掠得之養以為子名曰從珂愍帝以為北京留守遂據城反以兵入京師

右新史唐紀第六第七卷莊宗之入汴也嗣源先攻封丘門克之即拜中書令明宗之南也得從珂兵在後而軍聲大振即封潞王夫養非族類以為巳姓而

用其功以取天下功高位逼而不知圖之禍可勝言哉然莊宗始與梁戰河上明宗功為多晚節溺於倡樂明宗取之其理固宜至明宗春秋已高從珂之勢既逼大臣屢言恐而不斷以貽後患為可惜也夫雖然明宗與從珂所以簒人而有之其跡略同而明宗於五代享國差久而從珂不旋踵而敗則亦各才之分也

高祖德劉知遠

明宗與梁人戰德勝晉高祖馬甲斷梁兵幾及劉知遠以所乘馬授之復取高祖馬殿而還高祖德之愍帝出奔遇高祖于衛州知遠遣勇士石敢侍高祖以虞變耶律德光送高祖至潞州臨決指知遠曰此都軍甚操刺無大故勿棄之後徙知遠領歸德恥與杜重威同制杜門不出高祖怒欲罷其兵職趙瑩以為不可遣和凝就第宣諭乃受命

右新史第十卷五代惟梁唐並立夾河百戰而唐得

之梁又内亂其失國固無可疑者晉取於唐漢取於晉周取於漢皆勲臣阻兵以危疑促禍推其草昧君臣之分未定而藉人之力以取大寶一人得之一人從而伺之至其已迫反為所取曾不旋踵悲夫德不足以相君臣又牽於舊恩以不早辯其失也尚誰咎哉故必有聖人出而後天下大定非數也理也

王檀招納亡盜

王檀字仲美京兆人事梁為天平軍節度使嘗招納亡

盜居帳下帳下兵亂入殺檀

右新史第二十三卷古姦雄擁地阻兵招納逋逃苟

須其力以濟者多矣檀事梁無貳且納盜以為爪牙

歟則恩不足懷威不足制而養虎自遺患可為世之

奸豪戒也

王虔裕立梁旗幟以解晉兵

王虔裕瑯邪人邢州孟遷降梁為晉所圍太祖遣虔裕

以精兵百人疾馳晉圍入邢州遲明立梁旗幟於城上

晉人以為救兵至乃退已而晉兵復來虔裕不能支遂執虔裕以降於晉見殺

右新史第二十三卷韓信用市人戰所以能變化若神者其技惟不窮於拔旗立幟之間故也虔裕以百人入晉圍晉遽為解去亦奇矣得其一說而不知所以善其後至其復來安坐而受縛真兒戲哉

李茂貞犯京師

昭宗以宰相徐彥若鎮鳳翔李茂貞不奉詔昭宗以茂

貞不遜不能忍以問宰相杜讓能讓能以為茂貞地大兵强而唐力未可以致討鳳翔又近京師易以自危而難於後悔昭宗怒曰吾不能孱孱坐受凌弱乃責讓能治兵而以覃王嗣周為京西招討使令下京師市人皆知其不可茂貞遂犯京師昭宗為殺兩樞密賜讓能死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唯殺臣可以紓國難昭宗泣下霑襟

右新史第四十卷唐之衰也以六軍之士不能當一

鎮其所繇來漸矣其患如大疽之著要害終潰而死而讓能曰姑舍之以待其自潰而已夫豈無一朝之策徼幸於復全乎史稱昭宗為人明雋初亦有志於興復而外患已成内無賢佐頗亦慨然思得非常之才而用匪其人徒以益亂夫國之將亡雖有天命然拱手而待滅亦良可惜矣

李克用請擊李茂貞

茂貞與韓建王行瑜犯京師謀廢昭宗立吉王保未果

而李克用亦舉兵茂貞懼乃殺宰相韋昭度等而去晉兵已破王行瑜請擊茂貞昭宗詔罷晉軍克用嘆曰唐不誅茂貞憂未已也

右新史第四十卷唐所以未即亡正以强藩自相持也使克用遂滅茂貞唐之亡更速云

莊宗斬張彦而入魏

梁末帝以魏軍素驕難制乃分相澶衛三州建昭德軍魏博貝仍為天雄軍以賀德倫為節度使分牙兵之半

入昭德劾節軍將張彥執德倫縱兵大掠末帝諭以詔書彥裂詔書抵於地乃迫德倫降晉德倫惶恐曰惟將軍命乃奉書莊宗莊宗入魏德倫以彥逼已陰訴於莊宗莊宗斬彥於臨清而後入徙德倫為大同軍節度使

右新史第四十四卷莊宗所以得入魏繇彥叛梁而降晉也其迫德倫以降晉於梁則負矣而宜無以得罪於晉也然而德倫訴之莊宗莊宗終以逼其長為不順而斬彥彥死而魏人之心滋益服嗚呼莊宗可

謂有君天下之度矣

張全義不欲掘梁太祖墓

張全義臨濮人亡入黄巢賊中後事梁為魏王莊宗入汴自洛來朝泥首請罪改封齊王初莊宗欲掘梁太祖墓斵棺戮尸全義以謂仇敵今已屠滅其家剖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示天下也莊宗以為然

右新史第四十五卷全義草賊耳其諫莊宗意雖德梁而為此說亦庶乎長者之言也

太祖以文珂代王守恩

王守恩為靜難軍節度使西京留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周太祖以樞密使將白文珂等軍西平三叛還過雒陽守恩以使相自處肩輿出迎太祖怒即日以頭子命文珂代守恩留守守恩方詣館謁坐於客次以竢見而吏馳報新留守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不知所為遂罷去奉朝請於京師

右新史第四十六卷周太祖雖時已貴方將兵有功

而守恩亦位高悍倨難制至以尺紙自外易留守項刻而代而守恩束手從命上下帖息不敢有一言其取大位非一日之勢也

劉處讓爲樞密使

唐制樞密使常以宦者爲之自梁用敬翔李振至莊宗始用武臣而權重將相高祖時以宰相桑維翰李崧兼樞密使劉處讓與宦者心不平之楊光遠之討范延光也以晉重兵在已掌握舉動多驕恣其所求請高祖頗

裁抑之處讓言此非上意皆維翰崧等嫉公耳兵罷光

遠訴之高祖不得已罷維翰等以處讓為樞密凡所陳

述多不稱旨處讓丁母憂遂以其印付中書而廢其職

右新史第四十七卷劉處讓傳樞密使自唐以宦者

為之内持權脅制人主其患非一日之故也莊宗改

用武臣而安重誨之徒實制朝廷髙宗奪以付宰相

名實稱矣雖其初宦者武臣不悦至為罷維翰等然

卒廢樞密使不畀近習握兵之人自此始可謂有遠

慮者也

高季興朝京師

荆南高季興初為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祖竒其材開平中為荆南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莊宗時其下勸季興入朝京師既歸莊宗心悔遣之季興曰吾行有二失來朝一失放還一失且主上百戰以取河南對功臣誇手抄春秋又曰我於手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吾可無慮矣

右新史第六十九莊宗能嗣其先志復讐攘敵遂滅梁而有天下當此之時威震諸侯季興惶懼首以身朝如莊宗之言未大失也而季興遽知其無能為自此遂安枕無勤王意而莊宗不終其業亦卒如其所料觀季興雖始以奴隷乘時亂離至擁旄鉞然智識如此其跨有十州傳子若孫豈偶然哉

契丹請聽盟約

契丹初嘗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其部大人遥輦

立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攻之每歲秋霜落則出兵燒其野草契丹馬多饑死即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約惟謹

右新史第七十二卷論者謂戰國時如燕趙小國內禦强秦外攘戎狄孤立而無患不聞其以幣賂事人而偷安也其説信然觀仁恭非有英傑之才內困太原之討且殫其力以求附梁慮亡不暇而猶能外病契丹至反以馬賂仁恭求不侵擾惟恐不得然後知

昔燕趙之所以守其國者亦必有說而後世猥曰契丹强大非古之比至以中國全力不能一日忘北顧憂夫使邊臣慮國如燕趙仁恭之圖已事而朝廷不預此唐之盛時所以用三節度捍邊而無憂也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十二至六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邵榮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孫承志

謄録監生臣熊夢祖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十二

濟北文粹六　　宋　晁補之　撰

策問

各言其志

問聖人立經術以教天下使天下學者同出於一師意甚美也然聖人能以夫所同者養人心而不以夫所同者害其志則善觀士者亦必於其不同焉而得之道之

所歸則並事之所措則並時之所遭則並而孫衆心度之則仁智之見父子殊向志豈可一哉自回也由也親與聖人語而要以所願非子之所願則士之遭時有用亦各言其志而已何必同乎士窮年抱經局促無所効平居相與語則曰不吾知也借使諸君得以其所學與民孫之其願憤悱自致者何以哉亦按圖以御馬邪則馬之情有所不能盡故觀諸君以是覘亦有異聞也

形禮俗

問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皇帝勇智學古不厭菲飲食卑宮室欲以躬行表正萬邦此甚盛德也而天下或莫知聖學之宗自冠婚喪祭人倫之所厚而縉紳學士家自為法不有等宜非則禮廢美則禮没下逮庶人賤醜僭差不度要以刺繡文倚市門有財者得為之其獘至於今固在也豈聖人所以風化天下者聾瞶有不洽耶將人安於所習而溺於所聞不可以遂復也不然則庶民厥臣所以達大家者或未也諸君強學將以施於

有政則輔上之澤而成其志形禮俗豈所宜後哉

禦戎之策安在

問自昔為國以謂禦戎無上策夫時異事異便則為制顧議者不察爾策豈有定不可乎昔匈奴席冒頓之始彊能以其力為中國患絶塞而北自以漢不能至而漢卒二三歲一出或二千里不見一人匈奴亦罷極苦之竊譬夫搏鼠當衢善遁易失灌垣熏穴則生無聊賴故欲戰在我則不欲戰在敵其理然也自漢羣臣多附

韓安國議而後世亦或以王恢馬邑無功為解迄於今紛紛無適從然其大要所出則不過乎兩塗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是兩者蹊先王之時考馬緩急先後孰可哉今天下雖已安而備患不忘諸君行見用矣則時異事異凡所以制令其策將安出也

心性離合

問學者欲以一身為天下之事則反一身而觀馬凡在我者宜知之既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

也鼻之於臭也性也又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然則有性又有心一身之視聽納嘗所主者安在哉夫婦之所與知而其至則察乎天地若是者性能之乎心能之乎合處則一何得有兩名離居則兩不可為一致敢問二者果合也離也性之動有情而心之動有志有意有思有慮敢問情之所以異於志意思慮與夫志意思慮之自相為異者何如將情起而四者從之乎抑四者起而後情從之乎不然則情與志意思慮

或未始相隨也君子小人之所同然者在性與心雖然有才焉有識焉或相什伯或相千萬二者豈與生俱生有生則固異乎或者生而後有特養不養充不充之異也諸君之學欲克己守約以一知萬則必講乎此然後應物成務無行而不可

欲守令如漢故事

問易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三王之治時用是維天下外薄四海咸析之土秉圭戴璧世世承式何其盛

也秦滅六國罷封建置郡守縣令而有人民者任自此輕於是藩籬決弛民散不保漢起而收之因秦所立損益濟治郡守縣令遂置不廢而天下亦賴以安寧蓋有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者此其為法之得惟其任守令猶諸侯不使僅僅按文書赴期會如此而已惠賜得專刑罰得省有利得行不便得改然後龔黄卓魯後民出焉而後世進取多門士累於名高而官郡縣者皆號俗吏至以齷齪自愛名稱職此何為者也國家稽古建官凡郡縣之任其選蓋已慎矣今

欲如漢故事守令重禄出長入治且尊表之使人不得以歳月之格取成有司羣假而輩授則凡前所是亦幾於可行而無害以謂如何

孔孟荀言堯舜三代

問孔子斷書自唐虞而堯舜謂之典言常道也荀子獨曰五帝之間無傳政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夫孔子之所取而荀子之所去然則荀子以書為不足於政乎天時地化人事之紀蓋三代異正而孔子於時則行夏

或忠或質或文蓋三代殊尚而孔子於文則從周二者前乎此堯舜何其未嘗用後乎此時王何其莫之革也然則荀子於言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其意亦奚不可哉孟子取龍子之言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夫道誠不可以過三代之治有法善有法不善則後王所循雖欲為不貳可得乎孔子孟子荀子學者之所從焉以正疑殆今必居一於是頗折衷之無略

王通之世何族其學何授

間孔子沒孟軻氏作孟軻氏沒荀況揚雄氏作荀況揚雄氏沒聖人之道殆不傳魏晉而下士無山林川泉之材學不知其所宗營營馳騁於末流道以益晦而數百年間河汾之陋乃有王通出焉通尊孔子其才自視三子比考其書殆庶幾於知孔子校孟軻不皆醇而於荀況揚雄未悖也其書所述世家次叙與諸父族子具存其弟子門人若公卿大臣事業班班有見於唐然而不因通書知之則與通並時或學於通而達曾莫有一人

道之者蓋篤信好學如韓愈於軻於況於雄皆發明之而不及通然則通之世果何族其學亦誰授哉去通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通之居若此其甚也而顧且疑焉有不能辨則後此者柰何邯鄲觜曲者託之李奇人知其非李奇也而皆棄今通書固在考之聖人為有合叅之二子為未悖不可以棄也諸君博洽願以所聞質之

欲悉考三王之學

問六經之說道為難知道之說皆微見其意而學者之

於道微見其意而顯言之如隔雲霓望日月可見而不可知翛然自喜曰是所以為道不識夫明而晦者何為哉自其淺者學焉目前之事顯而日用者非一如觀鳥獸也如觀草木也見則可知而人皆以為近甚矣夫求道者之蔽也平居相與言則土苴治天下而有所用之則適効一事或以病於乏材凡此奚補也昔之人學射者不學射先學視學御者不學御先學趨道之所繇有遠近學之所至有先後故反之於躬行則如攻堅木先

其易者節目在後此所以教人者雖入孝出悌灑掃應對為近且末而有庠序之所宜先講者也三王之學其法具在今欲悉考其說與諸君一二肆之以致所達於上可得而詳聞乎

四民

問古者司空居四民時地利而太宰以九職任萬民民無常職也而所執者猶有事故少而習長而安教足以本之於其俗業足以守之於其世而民不離先王之法

壞而死徙或出鄉四民或雜處其言哤其事亂教不同業不一而能不精由管仲之說以觀後世處士必就閒燕去而後田壄則非也處農必就田壄去而役官府則非也處工必就官府去而安市井則非也處商必就市井去而安閒燕則非也車服無制喪祭械用無數故民志無自定善惡無自別勤惰無自簡禁令無自行難以合易以離易以薄難以厚其獘樊然莫正也今欲法先王以施政事則將一旦而遷焉聽不能無譁抑為之宜

不亟則求其於國有利而無害於民有從而無違於古可考也

誠信之説

問道莫若誠心莫若誠遇事應物莫若誠天地得此動靜有常日月得此信出信入信死信生舜孔子聖人也得此而後明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其道一以貫之顔淵賢人也明而後得此三月不違仁故曰道莫若誠心莫若誠商丘開有在於此揚於地無礪韓娥有在於此歌

哭易情華周杞梁之妻有在於此而變國俗荆軻衛先生有在於此白虹貫日太白蝕昴齊庶女有在於此雷電下擊李廣有在於此射中石没鏃故曰遇事應物莫若誠然則誠之至亦神矣哉記曰誠者自成也成有虧乎否耶將學焉則所繇者何路所出入者何門及其至也何得哉以信為近耶則誠非信也蓋信不足有不信以信為非耶則修辭閑邪凡所以立而存之又自此始也然則四五者柰何請循其本

遷固之失

問春秋不作而遷固以良史名其言𢡖燿旁肆横發貫穿甚博而至其收歛則羅覼事理甚細不遺讀者亹亹數千載間如相對語此范曄而下所不若也雖然曄之說曰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今考其書所謂直而覈贍而詳者其是其非其言果何質也道不同不相為謀為異端故也然則遷之叙六家可謂知道者非耶中人可與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為分定故也然則

固之敘九等可謂知人者非耶王通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然則前乎此姑勿論後乎此可無得者歟而遷固之所以失又何事也願并求昔之説折衷安在將獻諸上以佐有司之闕

錢幣

人之生須菽粟以食布帛以衣生理之所不能一朝闕則皇皇從之爲二者故也聖人有以日中爲市不欲使各滯其用以相妨將使之通功易事而兩得則錢幣於

是乎生馬事無常勢時有輕重故民患重則有子權母而行馬所以為輕民患輕則有母權子而行馬所以為重輕重之權惟其時也然則今欲施之柰何古者生財有大道故菽粟布帛之出如流源狼戾純束鄰里足以相仁則錢幣安得而重哉耕之為事也勞織之為事也擾方春而作寒暑易矣然後僅得衣且食則不昏作勞之民以是為趨利緩故游手而坐都市朝懐千金暮賈百金則飲酒博奕嬉戲以自如操菽粟布帛而貿者適

市見欺十償七八則售矣於此雖欲錢幣輕安可哉夫先王有所不得已而權馬以濟民用今使天下皆棄本而爭趨末則可乎饑未嘗食之也寒未嘗衣之也山嶽之臧不竭鼓鑄之工不息而天下之民皆曰錢幣為不足然則操利勢者宜何如以究斯患哉願極言之

禮樂

問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夫時異事異禮樂非亡也而所病者才難以賈誼之臣而文帝之問顧止於鬼神

以太宗之君而房杜之才不閑於禮樂故二主者終其施設治功如此可太息也家人有器焉終歲不用則扞格而難操乃至具名物而藏有司曠時不一試則亦以陋矣主上復古百度修理征伐四克可以歸牛馬銷鋒鏑而肄鍾鼓玉帛之事者莫盛於斯時然而凋落已久有其廢之莫能舉者將一朝而復之則病古今殊習無所從正葢高論者主情而棄文齷齪者循法而遺意甚者苟且便安而曰不敢此何為者也且井田之不可施於

田肉刑之不可施於刑則勢有所未利論禮樂則雖制作設施小不備而中和之用在人者猶是也革而化之借使先王未之有者便則為用其誰曰不然顧釋三累而聞折衷之説

河決

問聞而知之孰與見而知之之詳粤之鎛燕之函秦之廬胡之弓車夫人而能為之生於其土者習於其事然則河之説居水濱者所知也禹疏百川作十有三載乃同其致

力焉者河為多凡所以載之高地播為九河同為逆河若此者用力已勤矣亦行其所無事者非耶世非不遠也自三代至於唐然而中間數決者惟西漢地非不廣也自積石至於海然而中間數決者惟東郡是二者其故獨安在也意者天災流行有緣其類致者耶將隄防人事有豫不豫者耶抑會其適然是固無情有不足窮者耶為之說者非一家也而要其歸莫詳賈氏敢問三策者施於今孰去孰取小吳之役仍歲所病且轉敗而為功乎其舉以不煩

為善則諸君之慮豈特版築芟薪之間而已也

馬政

問自昔為國馬政尚矣阜馬佚特駣有教駒有攻而執而散而圉以綱惡而頒良比毛而齊物即田而從戎其事載於經可考也壯馬騋牝王室之所廢公室之所修詩人與之然則馬之於政豈緩哉平城之役猛將如雲謀臣如雨而困驪白騂驪之騎絕漢之戰匈奴孕重墮殰罷極苦之而以馬少不能復出故後之制軍彊弱視

馬上有常德以立武事將賢士勇器利食充而眷顧未忘有稽天討者萬一在此比設監牧之官又詔民畜馬意良而法美矣為今之民慮馬取於五路取諸其産則或良而病不皆出取非其産則或出而病不能皆良又有合二者之説徙西北什一之種變淮浙荆湖之類則卑宜高小宜大而又所病者淮橘汶貉地氣之化也夫講萬歲毛仲之術以錯諸今以民則不勞以馬則可用其説何取

兵法

問用兵之法太上貴仁義其次務節制下政無之齊隆技擊魏恃武卒秦矜銳士是數國者措諸兵法爲不得已雖然法無常是與事軫轉觀其所以日夜教訓整齊其民而用之豈固無得哉錙金論賞利在一首疾呼斬決忽如飛鳥此齊技擊之得也然何爲而不可以遇魏之武卒犀兕三屬服矢五十𡙇粮而趨及暮百里此魏武卒之得也然何爲而不可以遇秦之銳士忸以慶賞

猶以刑罰獲五甲首而隷鄉里此秦鋭士之得也然何為而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而桓文之節制在兵法為可道在秦兵之精悍為不宄者何以也謂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茍便一時無所長短則其得失宜雜利害各異而卒之秦所以强魏所以弱齊所以又弱者其故且安在也反而用之使騎刼將强田單將弱則强弱之勢於此乎未辯敢問兵之得失利害勝負之筭在將非也齋戰疾皆孑之所謹則諸君亦安得

曰未之聞也而已哉

漢唐將相

問道二文武而已安危之所注意焉者在相與將天下之所少非羣有司之材也張良帷幄蕭何鎮撫韓信戰功三人者皆稱賢於高祖其功為孰盛陳平智王陵戇周勃厚三人者皆銘功於劉氏其賢為孰先少卿寬弱翁嚴兩人者為相不同同有聲於漢應變者崇守文者璟兩人者為相不同同有聲於唐李將軍簡程衛尉煩

兩人者為將不同同有聲於漢汾陽惠臨淮威兩人者為將不同同有聲於唐是十數子者去就取舍參差齟齬不啻十指然皆以濟治何哉相之材曰坐而論道將之材曰智信仁勇嚴謂十數子者其才足以堪此否耶曰不然乎則語治若漢唐其相其將其才猶不足紹而況治不若漢唐者柰何諸君夙夜强學以待問則於有司一二之訪不可以滅裂塞也

用法

問天下有治法無治時聖人有因時無因法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令夫所是者情也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情是也則立法以御世舍情何以哉政不足以仁民而民陷於罪焉者多則因事設法綿綿日出覃若蔓草降秦而言求其不苛且濫若漢與唐者幾希蕭何所作其存不可以枚數也而歷世所傳律令具在本朝因之以為理其日攺月降損益濟治則以年繫之曰某勑者而已事或先王未之有則以勑從事凡此以趨

人情之所安否乎然律令不變如經勑損益之如緯前之所下今日而益今日所用後日而損欲吏習而民安可得哉夫教化未明習俗未成則解而更張所以為善治政行豐美之後則法也猶四時也與民為信焉者也其可以無素定耶嘗試稽之三王驗之漢唐宜之當時成一代書以遺天下其筆則筆削則削是非詳略柰何士大夫學焉以入官大者出入經術細者析毫剖芒屈指而甲乙明白當事至於坐堂據案木索在前愀然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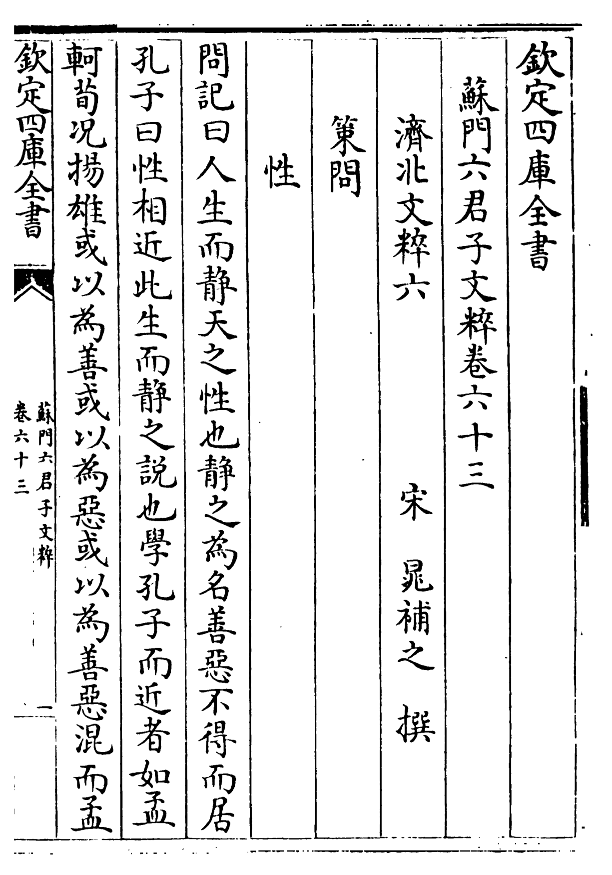
非其情者則施設論決若不在於已出曰法吾無如之何也豈國家至仁惻怛先有司之意耶諸君舉於鄉而所習者有在於是則平日之論議願遂聞之

儀禮

問六經行於今其殘不完者惟禮而禮之中儀禮爲最完竊復之文王周公所以用其意者亦精密矣或曰日旲不食肉肉必乾日旲不飲酒酒必酸先王之爲禮必其强人以所甚難三揖而後升百拜而一獻授受盥洗

奠執綠絶至於使人幾不勝其故何也盖自韓愈猶苦其難讀以謂於今誠無所用之則後世學者有而不講亦固其理夫四民世事則士尤不可以不知學誦先王之言而服今之服用今之器雜委巷之説相與次且齟齬於其間然且安之不亦鄙而可憐哉將學焉則又忠信彊有力者常寡也凡此者柰何嘗試談之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十二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十三

濟北文粹六　　宋　晁補之　撰

策問

性

問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靜之為名善惡不得而居孔子曰性相近此生而靜之說也學孔子而近者如孟軻荀況揚雄或以為善或以為惡或以為善惡混而孟

子道告子之言曰生之謂性性猶湍水又曰性無善無不善又曰有性善有性不善而至於韓愈又以謂性有三中人可與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夫性一也自六者觀之其源既已大異而末學之辨波瀾滋廣道之不明也道之不行也以學者不盡其性而已孔子之言經也經不可刋反經以正諸子之異則或善或惡或善惡混必居一於是矣以夫生而静且相近者為性則其曰生之謂性性無善無不善者其說亦奚不可也然而告

子未嘗知義性曰從其白於外也是豈性之說也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誠之在我者如是則諸君之語性不可以外諸已而求也

陣法

問古者以農教戰以戰教農農戰非異道也自夏后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而法始興至周井九百畒其中為公田數起於五成於八此陣法所從出也兵法曰餘奇為握蓋大將所居以制四面八陣而要其說四為正

四為奇所謂奇正者於八陣安所設也以為非古歟萬二千五百人以為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則餘奇為握其意猶是也諸葛武侯用以彊蜀壘石八行以遺後世而天下莫或知者將其法已亡無所從考也抑前者徵其傳後者昧其習耶不然無所貴於兵不足盡究耶夫魚麗鵞鸛伍承彌縫之說於傳具在豈皆無考乎唐太宗南征北伐遂一天下而李靖長於為陣其狀屢化無常乍方乍圓忽然而陰忽然而陽靖亦多才矣

哉上以常德立武事練將訓兵皆有圖法將本三代之意合諸家之術而修諸有司農隙講事則諸君之學無所不在盍少申之使有司得詳乎

六經

問在則人亡則書聖人不作其道載而之後世者六經爲備故能知六經之説則治在我記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夫六經同道而不同者辭耳人之學之遂至於動作威儀言語之異凡此何以也或失則愚或失則誣或

失則奢或失則賊或失則煩或失則亂豈六經亦有獘歟抑若是果先君子之言耶非也以謂法而不說故而不切約而不速則其精微葢非一言之所可盡然而有曰以道志以道事以道行以道和以道陰陽以道名分者要其歸極此否乎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於地天不可俄而度則其言待近者而後喻今曰九師起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則數君子者豈皆於經無補秪以為害而得罪學者如此其甚哉願討論之

揚雄論周官左氏司馬遷當否

問孔子沒儒者能以其學明天下莫如揚雄雄習孔子後世學焉以要諸聖則其為説宜若考之而無不當者今雄書論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遷曰實錄夫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郁郁乎其文之盛抑立事而已也不然則雄之言何獨取諸此也富而艷其失也誣則左氏之品藻也何有甚多疏略或有牴牾則太史遷之實錄也何有然而曰品藻曰實錄辭達如揚雄豈苟

乎哉或曰有所是有所非亦品藻也於此乎長而已不害其為誣無所增無所損亦實錄也於此乎長而已不害其為牴牾則雄之意又信若是者非耶聞也見也無所從考則君子不論三者其書固在非疑且殆則學者之所講安得而闕也

將

問自昔觀士莫難於論將何則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則世必有前識若蕭何者然後可以得淮陰於未

識不然則如趙括之可窮以辭天下幾何不緜是而信之人有不能治一妻一妾者有不能芸三畆之宅者持籌而坐百萬並進則翛然不勞於其間平居無事袒裼按劒志厲青雲而聞金鼓之聲失氣不振此情之反也然則將其可以不試歟世方尚文無所用此則置勿論而萬一臨事不知其安所取之孫武之試於吳也以婦人孫臏之試於齊也以上中下馬夫舍其卒伍而用婦人用馬非將之常也兩人者唯其無所不可用以有功

故卒之武能將吳以入楚臏能將齊以却魏用其試也

今天下以將名官環列輔郡者且數十人亦盛矣或者

不敢以其能之於從容閒暇而信其用之於倉卒擾攘

也則凡欲觀此柰何驪山之閱雖郭元振幾困而薛訥

解捥乃獨不動若是者曰能可乎為講其術

餽運

問論天下之勢非平居養兵之為難兵出千里坐而餉

馬使不乏之為難一人荷戈前敵一人持糒從後亦足

矣然且樵蘇有後爨之憂師徒無宿飽之具敢問此其為難者何也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築甬道而輸之粟知兵如項羽渡河沈船以示士卒必死九戰乃絶甬道敗秦軍敢問甬道柰何其施於今將可用者非耶諸葛武侯出祁山以木牛運出斜谷以流馬運夫萃數萬之衆嶇崎險絶間而食有餘斯已奇矣今考之蜀志其說甚詳蓋象牛馬引重致遠而力不窮其法至於頭腹背脇舌齒之細寸尺具在而患未始用不知用之又柰何

嘗試使考者述馬損益其法以佐軍用則凡此亦利乎不利也古者務食於敵不有智將誰能知之抑必假人力轉移以赒急則轂者蓋兵之司命不可以不先講也

常平

問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蓄賈遊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故為之輕重斂散不失其時此常平之法所從始也漢數征伐天下虛耗而耿壽昌以善

為筭得幸令邊郡築倉穀賤增價而糴穀貴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其法視時而低昂歲上中下穀無常價而價不失平綦賤以貴入故不傷農綦貴以賤出故不傷末賤下極則雖貴入而實非貴貴上極則雖賤出而實非賤故不害於公設有旱乾水溢食至足而民莫知此其為法蓋後世未有改也主上稽古既富而教故所務尤先於理財比復大農官置常平使者法甚美也雖然法在國行在人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而猶或後故賤不

以時入則害公貴不以時出則病私甚者至利於積泉而憚於積穀故法滋害是豈朝廷所以先有司重民食之意哉夫積泉則有貫朽之憂蓄穀則有紅腐之患今欲通其變使無偏弊則非疏通明於治體者孰能知之

軍政

問國家患投募之宂游手無賴者起而為兵難以練易以驕故為之法曰使兵出於農戶二丁取一四則二之以為保甲人農則朴朴則易用此於先王之意蓋未悖

者也井田不修民得賣買先王之籍掃地而盡以區區之齊而管仲相焉自五家之軌合為三軍而政事乃定蓋不皆法先王而後世亦莫之或加此其為得者何哉雖然是政也政行乎平居在居兵用乎倉卒在將有教士三萬人足以横行天下而使不肖者用之則十步之内不能以前郤如節設有賞罰誰能頼之吴起之制軍曰雖絶成陣雖散成行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夫説以使民民忘其死唯東山為盛不知出此而

驅民於萬死一生之地可使相親如父子此非吳起所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嘗試陳之

太元

問孔子沒聖人之道得孟子而傳孟子沒後世學者思之微莫如楊雄楊雄為太元凖易數起黄鍾歷本太初儀用渾天規模乎始而盡獎乎終終故窮窮故變變故神微六經與孟子後世立言者莫能加則太元之為書豈諸子而已哉易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夫數始於一

成於三變於九九律之首也其起黄鍾葢取諸此然猶有疑者言天與歴者從昔數家叅差不齊而其名察發歛大較所加亦各有騐今獨本太初而用渾天何哉不然則雄為思之微於此不苟而因將必有當也抑所謂凖易者亦凖其數非耶諸君之學要以無所不窺平居立言採其辭以為美績綉錯然觀者不厭雖然擿戒華而不食我實則可乎願相與思其義稽之於大道効之於氣物騐之於人事發蒙振落以攄未悟者之疑

欲建四時之官如何

問古者命重黎司天地命羲和宅四方至周六官葢兼重黎羲和之職以施六事法至詳也周衰六官咸廢王制殄滅而陰陽干行事與時迕漢代秦立稍欲復古舉賢良沓羣策而陰陽災異之學自此始起大要倣易春秋洪範月令以為解而配之人事若風馬牛其應益闊故時君急焉以為難知因弃不務而任人寖輕凌雜術技甚可嘆也夫一官廢則一事弛馬毉牛人用有所在

不可以不修也而況其大者哉今欲遵魏相之言如漢故實分命四人各舉一時則其設官當以何名其名職當以何事其擇可任之人當以何術凡此於先王遺文足考也願遂聞之

取士

問孟子有言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天下安能必得豪傑之士則夫待文王而後興者中人皆然陶冶而成之孰非可用此濟濟多士所以稱乎詩也主上修

身以道而取人以身設為學校庠序以教之自中人以上庶幾成材而下者蒙被聖澤習俗寖善繇周而來至於今未有也雖然天爵所以崇仁賢而人爵所以勵不肖聚天下之士付諸有司中年之考校非有誠心樂善之美則綉其鞶帨以近名譽者孰從知之先王之教也建首善自京師夫使居邑國者則有終南嵩少之誚得不太息於斯歟將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則凡欲救此者亦必有道不然則教行豐美之後有不帥者簡而

放馬於此其時也抑為之法者奈何

鹽法

問金玉珠貝象骨犀角虎豹之皮天下言寶貨盡此而不知聖人特以權使人為之通有無足財用而人之於此亦豈若飲食不可須臾已也哉天下有非金玉珠貝象犀骨角虎豹之皮而列寶貨者海濵斥鹵滲漉所加不養而滋人之賴之與穀同化唯鹽而已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未嘗勸課而旦暮欲之所

以養生不能乏者然也古者與民共財平民力田有餘

譬諸釣弋人自取給不營於上故法無弛張而利常阜

後世費日益廣與其一切皆取於民則牢籠不毛亨煮水

鹵收其棄利猶法之善也今夫地井皆斡於公浮食奇

民無所踰禁財足賴矣然議者曰資商以阜通而官收

其筭與官轉輸而民不得私賣買孰便於公孰宜於民

抑旁出以供比鄉其力有勞逸欲均其價有低昂欲平

二者何去何從其詳可得聞歟管子曰假名有海之國

集鹽於吾國夫以千里為國不必去其國也然集鹽有道況以天下為國則出之吾國東移之吾國西豈固難哉欲使法行如古於國可以取盈而家獲作鹹之利將不必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以百其饒如此然後為美也

財用

問時天時力地力惟酒與食爰作稼穡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無凍餒也夫天有時地有力而作者則在人風雨霜露神氣之養九土之所宜十二州之所出魚鹽米粟

絲麻紵絮玉石金錫丹砂珠璣皮角齒羽竹箭柟梓果菜之産其饒若煙海民情所喜好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夫人而得賴焉故財有餘於取而人不爭天子富有四海視備色聽備聲食備味而邦君卿大夫士庶人其養以是為差徵其權以役使天下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天下不知財所從來如管夷吾計然范蠡白圭猗頓之徒皆以匹夫操是權而私之在國則霸强在家則潤屋此為術豈固無足傳者哉後世

壤地充斥物非加少也然僅僅不足更費漢事匈奴治山責海種藝長育通有無易貴賤生財之術十倍前世而國用民力增窘蓋自天子不能具純駟將相或乘牛車男女力作日夜無休時而不足當卒歲之衣食夫貧富之道莫之予奪而古者巧有餘如彼後世拙不足如此其故何也豈時異事異天地之物固亦有贏耗之量耶將為舒用者疾耶抑輕重取予之非其數耶不然則山澤之藏常羨矣旦旦而取之不可以為羨耶記曰與

其有聚歛臣寧有盜臣二臣者均不可養借有數子者嘗試與論衣食之原人棄我取人取我予猶諸地上之遺也可以無與民爭錐刀於不足而皆贍則夫爲術亦必有道願商略之

吏部

問尚書之設吏部實先諸曹夫羣天下之才而官之其賢不肖能鄙相與殊情其情若勤其過若功參差異宜使一人焉長之一人焉貳之必若權衡之於輕重誠陳

於此而物辨乎彼無所或欺顧豈輕哉上若稽古訓迪厥官而吏部之選為特盛豈以夫八柄之所廢置有在於茲者然也今官制三省之屬與寺監掌貳內自兩制外逮使者皆命於朝廷而吏部所掌間擬丞簿擀是則郡守以降凡州縣吏目常調者而已校其有勞無罪與其歲月之久近任舉之多寡流品之清濁以為升降按格而授之不逃錙銖法故良矣然天下之士必其在數者而才則用之必其不在數者而才雖才也以其不在

數者則不用必其在數者而不才雖不才也以其在數者則用之若是可乎以為舉而付諸有司有司聽其自擇則廢置之權王所獨任雖太宰能以其事詔之而已有司何預焉亦將使之遵成法治成事一斷於格無所專達則又以中銓名職卒所謂甄拔者安在抑上欲有用非親且近不求諸有司之所升降取捨則長民秀才何自而知哉繇漢而來此職寖重其間能以鑑裁清白名一時譙者為盛幸條其說以備上之采焉

射

問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堯舜三代官人以德使人不失德若夫藝古人多有之而豈其所先哉周官六藝射居其一以謂射者雖男子之事其容與節皆比而持弓矢審固亦藝而已矣於德何有然攷諸禮經聖王務焉以選諸侯卿大夫士以觀盛德者在此不已重乎曰與之習禮樂反求諸已不怨勝已者可也用是擇士使與於祭則羿逢蒙若養繇基尚矣抑鄉之所升於司徒司徒

之所升於學司馬之辨論其才而官之者於是有未必用耶不然行同能偶而後以射别之則卒其所取乃不在於射也學者之論莫若折衷於夫子矍相之圃使二三子出延客揚觶而語或去或處至僅有存者凡此又何意也願并聞之

老子

問揚子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爾及其搥提仁義絶滅禮樂吾無取焉其善言老子者獨揚子引而合之

中庸無間然晉之衰二三子學其說而不明自何晏王弼唱於其前以謂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而不存夫無之以為利有之以為用此老子語也獨曰無可乎阮籍王衍又相與學而過之籍有重名衍為三公天下化焉清談有餘而無補於捄亂其君子皆以在位曠達不事事為高其小人皆以在下無法守為便故風俗靡靡棟折墻壞痿痺不能舉至有不喜送喪裸袒言笑縗絰飲酒子字其父而不以為非獨一裴頠憤其不尊儒區區

焉舉衆論而排之曰老子有以而然其舉静一之義合於易之損益艮節論老子用無心於合易設有合特四象而已乎否則頽之意殆將以知白守黒受天下垢絓諸子之委轡也至於阮瞻對王戎則又曰將無同以聖人貴名教而老莊明自然從而異之抑瞻與戎亦可謂知言者非耶道德仁義禮儒者同焉今必曰絶仁棄義禮者亂之首則二三子亦安得不翛然喜之至為是頽弛而不振哉而王通猶曰非老莊之罪其故何也

原廟

問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子之於事親無所不用其極也則禮雖先王所未有而後世以義起之亦何不可哉上以至德順民得萬國之驩心而四海以職來祭其在宗廟所以觀德於天下者禮既備矣而老佛之宮往往祖宗神御所在意者嚴事未極故合諸一宮因漢制為原廟歲時饋食如家人禮此大孝不匱有加無已天下之所以頌歌而順化者也然竊聞之叔孫通漢儒

宗名知禮其一時損益固不必皆出先王而要之討論潤色大意猶是敢問原廟之制與夫薦獻在漢禮有可言者歟其作彷於通耶亦前此矣顧苐弗深考耶且曰益廣宗廟大孝之本則宜無不可而必其無壞複道因以爲名則方其築武庫南民知其不爲原廟柰何欺之哉通於是欲名知禮得乎嘗試言之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十三